

老而彌篤，不覺筆倦

陳慧坤百壹紀念展有感

撰文／謝佩霓 · 圖版提供／尊彩藝術中心

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賈稜森（David Galenson）立論，藝術創意的表現有兩個面向，一則是追求美感的實驗，另一則是觀念的落實。雖然兩者不分軒輊，卻因求道之路分道揚鑣，而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生命週期，現代藝術家也因此可概分為兩大類：早慧的天才和老成的大師。證諸其人其事其藝，今年誕辰一百一十的陳慧坤，顯然屬於後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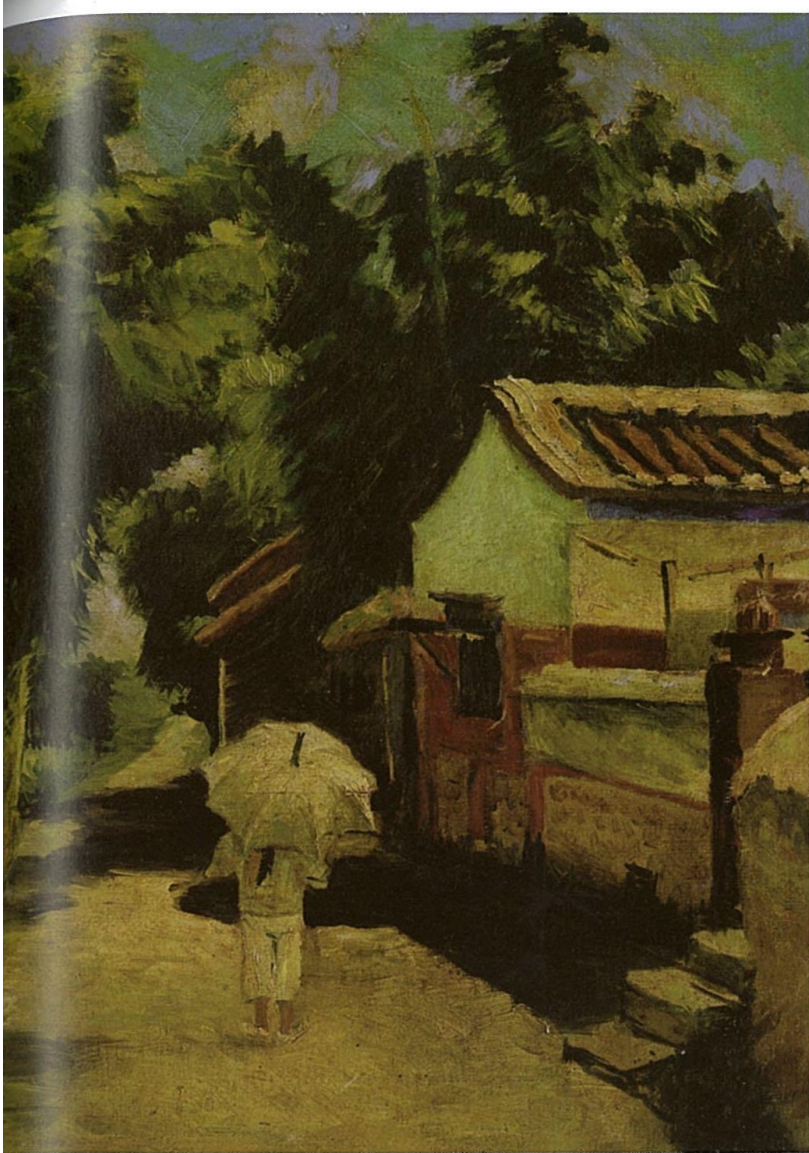
回想起來，距離最後幾天臨危受命，為已故台灣美術大師陳慧坤在台中縣立文化中心舉行的回顧展

「大器九五」規畫展場並布展，倏忽竟是接近十六年過去。猶記得當時展出的代表作中，陳慧坤在有幅畫的題跋裡自喻「大器晚成」，可見年高德劭的他，當年已有此自覺。執著一生而卓然有成，已故藝評人倪再沁讚歎其毅力驚人：「若非高度的自覺與自信，藝術家怎能如此自我肯定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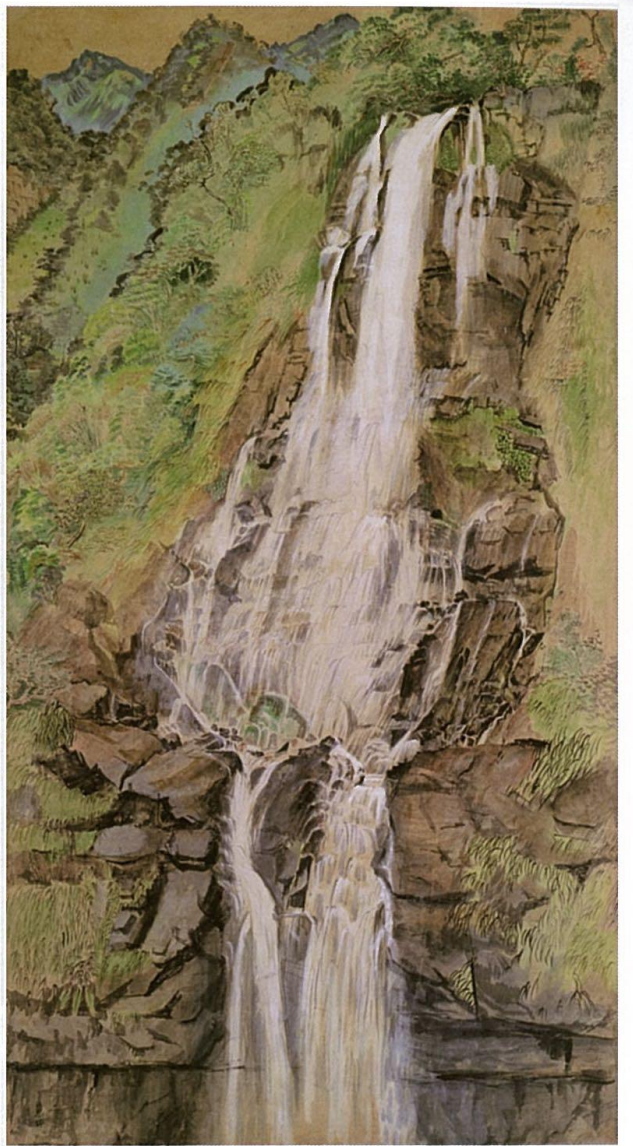
當初受委任為國家文藝獎得主書寫官方傳記《慧照乾坤—陳慧坤的藝術思維》，倪再沁公然承認，著手研究陳慧坤時，心情無比忐忑不安。倪再沁認



陳慧坤作畫身影（攝影：柯錫杰）



陳慧坤 故鄉龍井 1928 油彩畫布 58.5×43.4cm



陳慧坤 烏來瀑布(原稿) 1951 膠彩紙本 176.2×94.1cm

為，姑不論彼時一探前輩耆宿藝術家究竟的熱潮已退，畢竟論資排輩甚至獲獎紀錄，陳慧坤實在難與黃土水、陳澄波、陳植棋、陳進、林玉山、廖繼春、李梅樹、楊三郎、李石樵、郭雪湖等日治時期台籍前輩家相提並論，而他獨樹一格的畫風和個人藝術歷程的進展，想要平行納入台灣美術史時代潮流的軸線，尤其委實困難。但他愈是鑽研愈驚豔愈覺汗顏，自問如此獨特而傑出的創作者，為什麼我們總是視而不見？

人生命運與才情天註定，幾時來幾時去，幾時攀上高峰，其實都無從強求。綜觀陳慧坤的藝事發展與人生行旅，便是最好的例證。年高未必德備，創作力更未必能等比成長，但陳慧坤卻是箇中奇葩。

陳慧坤的藝術歷程

細覽陳慧坤生逢其時的年代，彷彿回顧台灣現代史，自清治而日治，光復而民國，一黨獨大到政黨

輪替。偏偏代代相傳、段段交接之間，連貫並不順遂，遞嬗難以一氣呵成，嚴格說來都是翻天覆地的丕變。不過，只要盤點這些無可想像的政經文化極具變故的過往，陳慧坤身歷其境，也許就再也不難了解他為何猶豫、為何躊躇、為何舉棋不定、為何多線發展、為何非得耗時半生與半世紀，最後才找到作品的本來面貌，以及不從任何門派的特殊表現法與風格。

陳慧坤的出生地龍井，乃是建立昔時大肚王國的主角瀑拉族的關鍵據點「水裡社」，素來漢、閩、客與原民聚居於斯。陳慧坤出生時，龍井才剛由舊稱的「茄投庄」正式改名，處於隸屬台中州大甲郡大肚下堡沙轆支廳的變化階段。由此可知，成長自多種族群混生融合的原鄉，他融合多重文脈細細咀嚼反芻的天性，可謂與生俱來。

陳慧坤的美術啟蒙教育始於家學，來自與父親陳清文共用光緒年間上海出版的《芥子園畫譜》臨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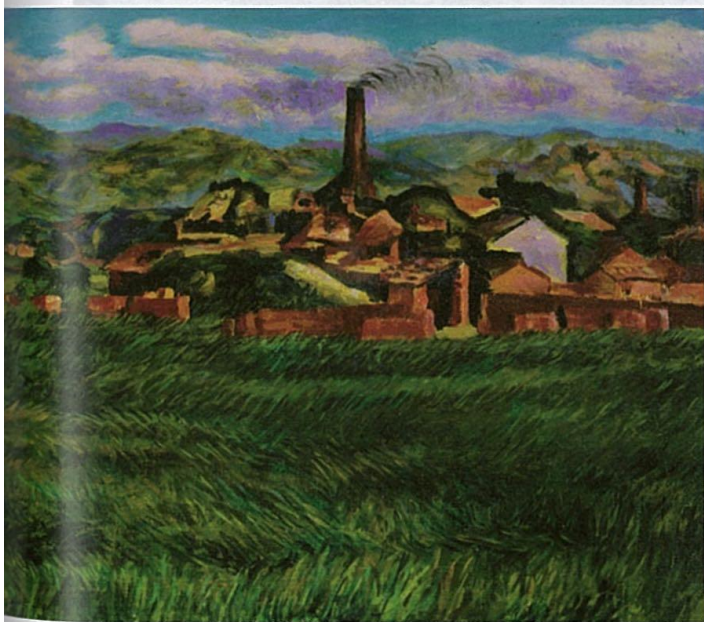
陳慧坤 野柳
1964 油彩畫布
60.8×72.6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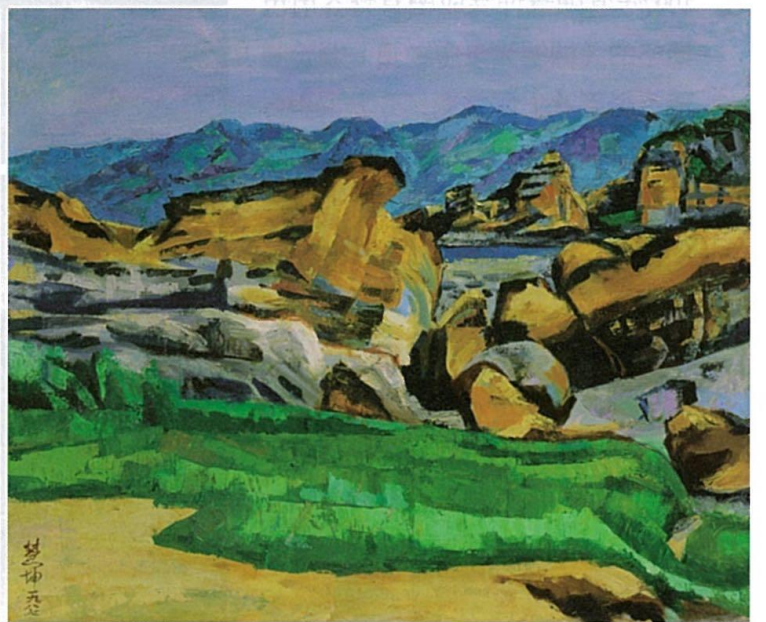
陳慧坤
台北近郊舊厝
1965 油彩畫布
60×72.5cm



陳慧坤 瑞濱海邊 1966 油彩畫布 61×72.8cm



陳慧坤 大直燒磚窯 1966 油彩畫布 61×72.4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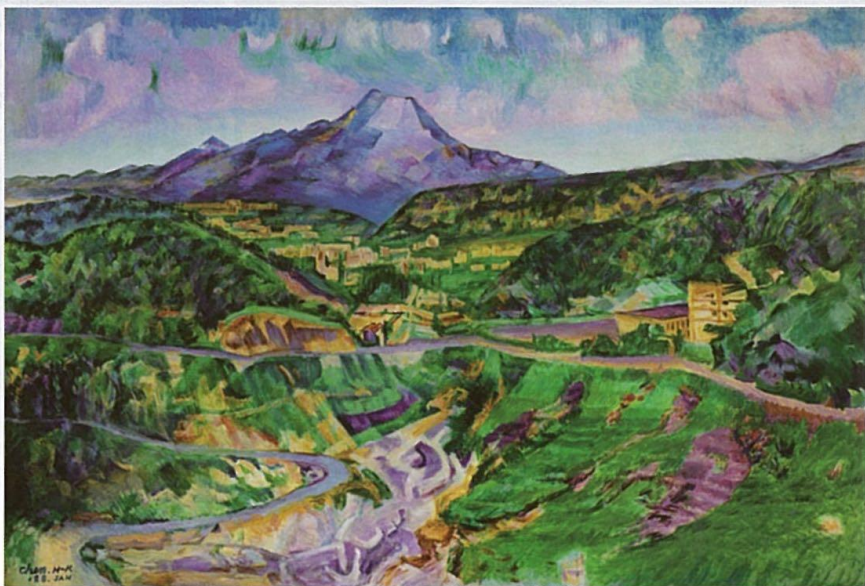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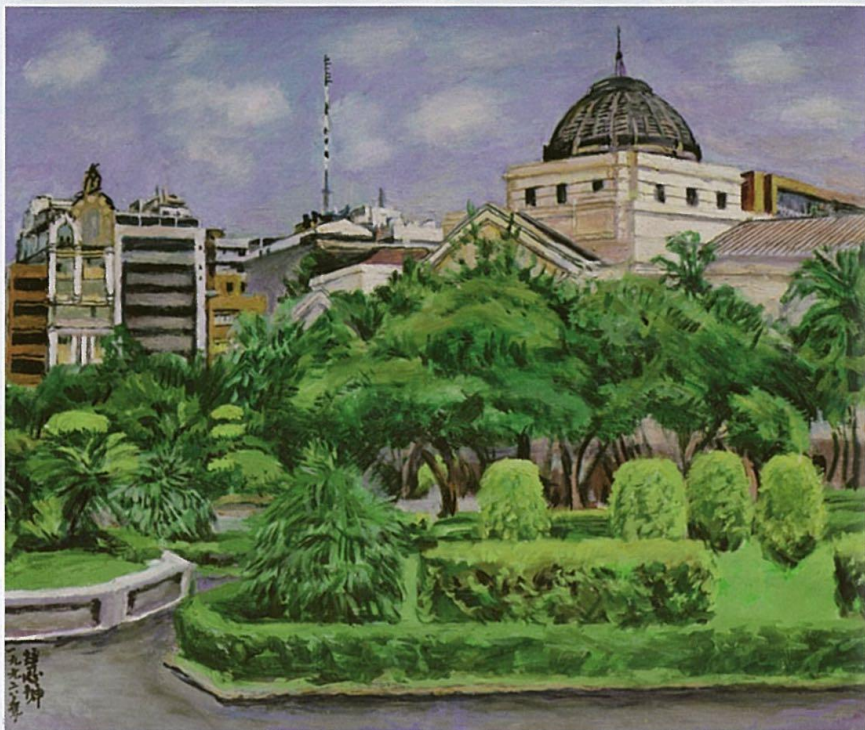


陳慧坤 金山群峰 1967 油彩畫布 50×60.5cm

切磋奠基，從此對藝術一往情深。之後為了潛心習藝，他隻身前往東瀛求學，即便未嘗一試及第，依然愈挫愈勇。即便為了穩定家計選擇師範體系，卻不為長年執教鞭畫地自限，與同事如溥心畬者教學相長，陳慧坤上山下海腳踏實境寫生，行腳也隨探視步自己後塵赴異國習藝的女兒，1960年代延伸至海外。這種「不知老之將至」的勤學執著，一方面讓他精神矍鑠青春永駐，而無視應老有所終，也確保終其一生創作力高昂不輟。

古來上壽者希，活得多采多姿饒富創造力又談何容易。人生以百年為期，所以說百年難得的知遇叫「一期一會」。生年一百零四年，如果從外人看來，陳慧坤經歷過的困頓歲月，太長；不過如果從他自我的角度出發，觀其創作慾與日俱增不曾止歇而致初老才成熟底定，其實嫌短。也無怪乎儘管壽得百歲，期頤年間，有心無力的他，常常執筆三嘆畫不成畫。根據了解，1997年當陳慧坤完成帶有梵谷用色風格的〈桔梗〉一作之後，礙於體能不得不歇手。

陳慧坤堅持走自己的路，卻也因此大半生註定踽踽獨行。他融合中、西、日、台諸多元素從事純粹繪畫，秉持熱情鑽研東洋膠彩、中國水墨、西洋各畫派精神與技巧，一直到七十歲希壽後自成一格，從而在朝杖之年集大成，在耄耋之年開展出眾彩煥發和鳴的獨特畫風。



上・陳慧坤 文武閣倒影 1979
油彩畫布 60×72.5cm
中・陳慧坤 台北二二八公園 1996
油彩畫布 60×72.5cm
下・陳慧坤 觀音山(一) 1988
油彩畫布 130×194cm



陳慧坤 淡水觀音山 1966 膠彩紙本 96.4×181cm

躋身高等教育作育英才，在規律的生活中畫不停手，筆下的一切都是他生命歷程的寫照。他的前半生儘管多舛，幾度夫過、父過，但卻漸入佳境，在以高齡一百零四歲辭世之際，已是諸事圓滿，福壽雙全，藝術成就備受肯定。

他的次女陳郁秀認為，父親傾注一世無怨無悔的人生目標，是但求「達到藝術真善美」。陳慧坤、莊金枝伉儷的知交李文，在近身觀察與訪談畫家本人與親友之後，在《百歲流金》歸納出陳慧坤的藝術家歲月，就在「想畫、要畫、如何畫」這三者間，不停地循環更迭涵納修養。

一個〈淡水的下坡路〉的主題，讓陳慧坤窮極一生探索，足足琢磨了大半輩子，最後入畫了整整有八次，才終於定著。其實仔細推敲，他反芻的是人生百味，回首來時路，眺望蕭瑟處，一張畫寫不盡所有的人生風景，只有一再訴諸不同的畫語畫境，譜心事通款曲。

這種戮力實踐以自證的執念，可比莫內日夜面對盧昂大教堂多年，完成卅餘張系列巨構，抑或梵谷直接逼視自身臉部變化的卅多幅自畫像。陳慧坤孜孜不倦地鑽研畫了千百回，只為了執著於以全觀的所有角度充分理解。

類比華人大家，如黃賓虹，窮極大半生臨摹古人山水用功，直到耳順之年才大放異彩，卻仍忒謙

「我的書法勝於繪畫」。又或者余承堯，五十六歲才以繪畫自奉，耳順之年蔚然成家，八十多歲還傳授南管絕學給義女陳美娥，催生了創立「漢唐樂府」。陳慧坤的創作高峰在五十歲以後，可觀的作品則多在六、七十歲時完成，直到1986年，在北美館舉辦八十回顧展才備受矚目。

不比揮灑烈愛燃燒青春的早慧性藝術家，陳慧坤在「明味參半」匍匐前行的心性，更接近於塞尚鑽研究極的理路與鞭策的自我要求。塞尚臨終傑作〈浴者〉，畢其事功於一役，正是大器晚成，卻愈老愈熟、愈勁道的極致代表。陳慧坤大器晚成，可喜的是老運亨通，邀展不斷，在世時陸續獲得行政院文化獎與國家文藝獎，實至名歸。

有如蒼松映長春，唯有將增加景深時空拉開加大，吾人才能不辯自明，深刻體認到陳慧坤做為藝術家的成就非常，何以能卓爾不俗地於在台灣現代美術史的版圖之中屹立。

《梁書》〈王筠傳〉裡有這麼一段：「余少好書，老而彌篤，雖偶見瞥觀，皆即疏記，後重省覽，歡興彌深，習與性成，不覺筆倦。」何妨視此為陳慧坤努力藝事一生寫照，勤生有涯而知無涯，求知若渴學無止息無止間。育藝深遠，藝途綿長，歷時至今餘韻猶存，依然餘音繚繞。●